

## 指示代詞“兀”來源探討

賈皓\*

### 目 錄

1. 引言
2. 漢語語源說
  - 1) “阿堵”說
  - 2) “個”字說
  - 2) “兀”自身虛化說
3. 外來語來源說
  - 1) 蒙古語來源說
  - 2) 古突厥語來源說
4. 韻尾-l域外對音及“兀”的對音流變
  - 1) 朝鮮語韻尾-l的對音
  - 2) “維吾爾”中“兀”的對音
5. 突厥語ol的歷史演進和突厥諸語現狀
  - 1) 維吾爾語ol的歷史進程
  - 2) 其他突厥語諸語與“兀”的關係
6. “兀”的句法限制和ol的關係
7. 結論

### 1. 引言

在宋元的話本和戲曲資料中，可以經常見到一個指示代詞“兀”。而對於這個

---

\* 西江大學校 大學院 中國文化學科 博士修了

“兀”字的研究，最早的時候從宋代就已經開始了。“兀”的來源的解釋也是眾說紛紜，本文的目的首先要將迄今為止的對於“兀”來源的研究進行梳理和簡評；其次對從發音的角度對“兀”來自於古突厥語遠指代詞ol的觀點表示贊同。於此同時，不只將語音資料局限在現代方言，本文通過對漢語對譯朝鮮語和突厥語遠指代詞ol自身的發展狀況，對“兀”的讀音和其來源的可靠性進行了探討。另外，本文還初次將涉及突厥語遠指代詞ol進入漢語中作指示代詞時所受的句法限制引入證明過程中，從而來進一步證明古突厥語來源說的可靠性。

## 2. 漢語語源說

### 1) “阿堵”說

持此觀點的學者一般認為“兀底”的前身為“阿堵”，呂叔湘認為在南北朝時期出現的“阿堵”中的“阿”是前綴，而“堵”則是“者（這）”的異體，並且他還舉了現代吳語方言的例子來證明自己的觀點，比如上海等地稱呼“這個”為“迭罏”。在廣韻中，“堵”存在著兩種讀音：一種是上聲姥韻，當古切；另一種為上聲馬韻，章也切，其中第二中讀法與“者”同音。他由此推斷“阿堵”的“堵”讀第二種音，然後“者”字變為“底”，之後由“阿底”轉變為“兀底”。實際上，呂叔湘是繼承了宋元時期一些學者的看法。<sup>1)</sup>如宋人馬永卿在他的《懶真子》中提到：“古今之語大都相同，但其字各別耳。古所謂阿堵者，乃今所謂兀底也。王衍口不言錢，家人欲試之，一錢繞床，不能行，因曰：‘去阿堵物’。謂口不言去卻錢，但雲去卻兀底爾。”<sup>2)</sup>為了解決從“堵”就是“者”以及“者”如何變為“底”這兩個關鍵問題。周大璞的《釋阿堵》中的觀點可以提供一些證明，他從古時候的韻部、聲紐、字形、通假、現代方言等五個方面證實了“者”和“堵”是音義相通的。<sup>3)</sup>而對於“者”

1) 呂叔湘, 《近代漢語指代詞》, 商務印書館, 2017, pp.255.

2) 馬永卿, 《懶真子·卷三》, 中華書局, 1985, pp.31.

如何變成“底”，唐韻引用了梅祖麟的三種觀點，認為“底”的來源不是“者”，而是“之”。<sup>4)</sup>

太田辰夫也贊同呂叔湘的觀點，他認為“阿堵”變化為宋代的“阿底”“兀底”，元代的“阿的”和“兀的”。揚天戈在對水滸傳中的“兀誰”、“兀的”、“兀自”、“兀是”中“兀”在曆史中的性質和用法做了描述。並認為“兀”同“阿”一樣為前綴，在宋元時期由“阿堵”變為“兀的（底）”，加在代詞前的作為前綴的詞有四個“兀誰”、“兀的”、“兀自”和“兀那”。<sup>5)</sup>由此可以得出兩點結論，一是“阿”是一個前綴，其次“阿堵”是一個南方口語中使用的詞語。至於為什麼會出現在北方的文學作品中，很可能是從南方滲透到北方的。<sup>6)</sup>

馮春田對這一變化順序表示懷疑，首先相較於出現在元代的“阿的”，出現在宋金時期的“兀底”的時間更早。其次於使用方面，“兀底”用於指稱和稱代，“阿的”則用於稱代。由於時間和使用上的差異，因此很難認定“阿底”是“兀底”的前一階段。<sup>7)</sup>鄧軍也指出，“阿堵”與“阿底”、“兀底”在語法上存在差異，“兀底”的使用範圍更廣可以作主語和定語，用於指示和稱代。而“阿底”作定語，可以用作指示。其“底”本身做定語其位置較“阿底”更加自由，底可以出現在名詞前指示個體或時間，並且可以在謂語指示性狀。比如《五燈會元》卷十九中的“底事分明向誰說？”，還有程秘《水調歌頭》中的“問君何事底急，夜半挾舟還”。於此同時梁銀峰因為在比反映元代口語更早的南方文獻中並沒有發現“阿的”的用例，由此斷定元代的指示代詞“阿的”與南北朝的“阿堵”、唐宋以後的“底”無關。<sup>8)</sup>

對於“阿的”的來源，方齡貴認為是對蒙古語ede的對音。從他列舉的幾個字典中收錄的對ede的解釋，可以看出ede是兼有遠近兩種指稱的指示代詞。並認為“阿的”可能是蒙古語複數近指代詞ede（漢字標音為“額迭”）的音譯<sup>9)</sup>，並舉例證

3) 周大璞，〈釋阿堵〉，《河北師院學報》，第三期，1987，pp.70-73.

4) 唐韻，《《元曲選》語法問題研究》，四川文藝出版社，2002，pp.66-67.

5) 楊天戈，〈說“兀”〉，《中國語文》，第五期，1980，pp.363.

6) 梁銀峰，《漢語史指示詞的功能和語法化》，上海教育出版社，2018，pp.118.

7) 馮田春，《近代漢語語法研究》，山東教育出版社，2000，pp.115-116.

8) 梁銀峰，《漢語史指示詞的功能和語法化》，上海教育出版社，2018，pp.119-120.

9) “這個”的蒙古語常寫作ene，《元朝秘史》漢字標音作“額捏”。（方齡貴，《古典戲曲外來語

明了漢語對音蒙古語是“阿”和“額”是同音字。<sup>10)</sup>不過船田善之並不認可，因為“阿的”的用法有表單數的情況；其次是他認為ede和“阿的”不是對應關係。但是從他提供的材料來看，反而是對應的。梁銀峰認為當某個外來的語法成分進入漢語後，並不需要把它的讀音和語法意義完全借用，要以漢語原有的語法成分進行分析和調整。<sup>11)</sup>

## 2) “個”字說

張惠英的持此說，其觀點為“兀底、兀那”的中的“兀”並非是詞頭而是指示詞，並且引用了山西的地方方言的例子來進行論證，證明“兀”在這些地方被當作為遠指詞，“兀”的功能是作量詞和指示詞，它是指示詞“個”脫落聲母[k]而成。並且他認為“兀底”、“兀那”中的“底”和“那”因為也是指示詞，故“兀底”和“兀那”可以看做是指示詞疊加的結果。<sup>12)</sup>

張惠英的證明方法首先對比了漢語內部的情況，列舉了“兀”在漢語白話文獻中的幾種異讀方法，證明了“兀”和“骨”、“故”、“古”是同一個音的不同標記方式。進而說明了“兀”確實存在輔音詞頭[k]脫落的情況。第二，他列舉了漢語音譯蒙古語的情況，比如說“捏兀歹”和“捏古代”以及“蒙古國”和“蒙兀國”的例子，通過證明“兀”和“古（骨）”在音譯域外音時的通用情況進一步說明了“兀”是輔音[k]脫落的結果。第三，他通過說明“兀”在山西方言中“兀”用作量詞和領屬助詞，進而聯系到吳、粵、客等方言中具有同樣語法通能的“個”，從而認為是“兀”和“個”是兩個同源異讀的詞。<sup>13)</sup>因此，“兀底”、“兀那”就是指示代詞“底”和“那”與

考釋詞典》，漢語大辭典出版社；雲南大學出版社，pp.419.)

10) 方齡貴，《古典戲曲外來語考釋詞典》，漢語大辭典出版社；雲南大學出版社，2001，pp.419.

11) 梁銀峰，《漢語史指示詞的功能和語法化》，上海教育出版社，2018，pp.120-121.

12) 張惠英還舉了現代漢語方言中的例子，如北京的“真的”，吳語說“真個”，河南鄧縣話、山西汾西話就重合成“真個的”。(張惠英，《漢語方言指示詞》，語文出版社，2001，pp.164.)

13) 張還將“個”的對應範圍進一步擴大，認為“兀”還有很多變體如“外”、“咻”還有包括含有輔音[k]的“骨、槐、快。”(張惠英，《漢語方言指示詞》，語文出版社，2001，pp.16.)

“兀”重疊後的新形式。

唐韻對張惠英的這一說法進行了資料的補充，其引用了秦炯靈《“兀那”的“兀”並非詞頭》一文，通過對湖北廣濟方言“兀”可單獨做指示代詞的肯定，證明了“兀”確實是有實際意義的指示詞。<sup>14)</sup>

梁銀峰對張惠英的理論則提出了一些質疑，首先“兀底”中的“底”被認為是表近指的南方方言詞（至少不表遠指），那表遠指的“兀”和表非遠指的“底”是同義詞的重疊的現象不能得到合理解釋。其次，“個”與“兀”的用法不同。“個”可以作定語也可以用來單獨做主語，但是宋金時期的“兀”並沒有單獨做主語的例子。其三，“兀”是“個”輔音[k]脫落的結果的話，對於脫落的原理並沒有很好的解釋。隨後他還引用了趙元任的看法，認為“輕聲從來不出現在詞頭。”<sup>15)</sup>

對於“個”字說，本文認為其論證過程中可能還存在以下的問題。第一，能否通過“兀”和“骨”、“故”、“古”在元朝存在著對音關係，從而證明宋金時期開始使用指示代詞“兀”和“個”也存在對音關係，從既有的文獻來沒有“兀”和“個”的直接對音。第二，指示“兀”在宋金時期出現，據王力先生在《漢語語音史》的論述，南宋朱熹時代還保留有完整的入聲。而張惠英給出的文獻基本都是元以後的。至於為什麼要用個入聲字來代表“個”並沒有給出說明。第三，關於輔音[k]脫落的這一表述存在疑問，“兀”在《廣韻》中屬於疑母，在《中原音韻》中屬影母，聲母部分並沒有完全消失。“骨”、“古”、“故”均是見母，都為牙音。從見母到疑母的語音轉換在許多語言中已經被證實，但是[k]到零聲母也就是完全的脫落看起來是存在問題的。第四，“個”的指代用法是從量詞“個”單獨使用的句法環境中發展出來的<sup>16)</sup>，相較於其他指示代詞來源不同。

14) 唐韻，《《元曲選》語法問題研究》，四川文藝出版社，2002，pp.68.

15) 梁銀峰，《漢語史指示詞的功能和語法化》，上海教育出版社，2018，pp.140.

16) 石毓智，《漢語研究的類型學視野》，江西教育出版社，2004，pp.200-201, 205.

### 3) ‘兀’ 自身虛化說

汪化雲認為“兀”是由它自身的“偏離”意義的語義基礎而產生的遠指詞的用法。《說文》：“兀，高而上平也。從一在人上”。段注：“凡從兀聲之字，多取孤高之意”。他從“兀”的本義作為出發點，認為高高聳立的樣子“相對於一般高度而言，這是向上偏離了”。由此他認為，“兀”的詞義中包含著表示“偏離”意義的一般意素。為了佐證自己的觀點他還舉了一些現代漢語中的例子，如“兀立、兀傲、突兀”，來說明“兀”的基本語義裏包含有“偏離”義的“特出、突起”的意義。<sup>17)</sup>

梁銀峰肯定了汪化雲對於一般語義“兀”中包含的“偏離”一般語義的同時，對於此種說法提出了疑問，即這種虛化為什麼到宋金時期才完成，在這之前並沒有任何虛化的例證。因此只能算是個假設。<sup>18)</sup>

本文同意石毓智在其《語法化理論》中提出了語法化的幾個條件，其中最重要的一條便是兩個成分的重新分析，而這種分析必須在緊鄰的句法環境中進行，比如上面所述的“個”的指示代詞用法就是從量詞單獨使用過程中演化來的。僅從詞義出發的虛化只能是詞彙的虛化，不可能是涉及詞性改變的語法化。因此，此種說法確是還停留在假設階段。

## 3. 外來語來源說

### 1) 蒙古語來源說

賈喻儒在《元雜劇中的蒙古語》列舉了多個蒙古語詞的釋義，其中涉及到

17) 汪化雲, <方言遠指代詞“兀、兀”的詞源>, 《漢字文化》, 2007, pp.51.

18) 梁銀峰, 《漢語史指示詞的功能和語法化》, 上海教育出版社, 2018, pp.142.

“兀”的有“兀的”和“兀那”，他指出兀的是蒙古語[əgun-u]的音義合譯詞，書面語讀作[əgunu]，即“這”。其中[u]是所有格“的”的意譯，他的作用是用來加重語氣，沒有實在的意義。比如：“你本利少我四十兩銀子，兀的是借錢的文書，歡了你……”對於“兀那”的解釋，他認為同“兀的”。“那”事實上也可是[əgun]的詞尾輔音[n]與所有格[u]的結合音[nu]的譯音。比如：“兀那王林，有酒么？”<sup>19)</sup>

唐韻認為賈唏儒的說法有一定道理，但是他並沒有能夠進一步佐證賈唏儒的論證，雖然查詢《元明戲曲中的蒙古語》的收詞，並未找到關於“兀的”和“兀那”的內容。<sup>20)</sup>

雖然賈唏儒並沒有在文章中提到漢語和蒙古語對音時所採用的方法，但就他文章本本身涉及到的關於“兀”就有三種對音。比如：阿堵兀赤的書面語讀[advgtʃi]，其意義為“牧馬人”，“馬倌”，掃兀是蒙古語一個動詞詞幹形式，它的書面語讀作[sagv]，兀刺赤的書面語讀作[vlagatʃi]，“驛差”。<sup>21)</sup>根據他文章中的三個“兀”可以看出分別對應的讀音為，[gv]和[v]。“兀的”和“兀那”當中的“兀”的對音為[əgu]。對於為什麼會存在[g]的脫落以及[əgu]是兩個音節卻用一個“兀”來對音，他並沒有給出解釋。

另一位學者席永傑也認為“兀”來自於蒙古語，他認為“兀”、“兀的”可能是蒙古語“兀的哥”的省略形式，“兀的哥”，蒙古語“女陰”的意思，口語中可以用來表示驚訝、感歎，“兀的不凍殺人也么哥”則是“兀的哥”中插入了漢語“不凍殺人也么”有驚歎的意味。<sup>22)</sup>但是他並沒有證明可以將一段話插入“兀的哥”的原理，“兀的哥”如果是作為詞彙被漢語吸收的話，中間應該是不應能插入其他成分。在席永傑的論文中，他並沒有解釋除了“兀的哥”以外的如“兀那”中的“兀”表示遠指的情況，因為“兀那”和“兀的”其實可以同一個意思的兩個變體。

19) 賈唏儒，〈元雜劇中的蒙古語詞〉，《青海民族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第4期，1982年，pp.113-117.

20) 唐韻，《〈元曲選〉語法問題研究》，四川文藝出版社，2002，pp.69.

21) 賈唏儒，〈元雜劇中的蒙古語詞〉，《青海民族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1982年第4期，pp.113-117.

22) 席永傑，〈關於“兀的……也么哥”〉，《語文學習》，1994，pp.41.

## 2) 古突厥語來源說

張維佳、張洪豔持此說，首先，他們認為語音對應的角度出發認為“兀”是一個對音字，在宋金時期的發音可能為\*uoʈ/uol，相當於西北古突厥語中的表示遠指的ol。“兀”本為疑母字，通過觀察關中方言的一些方言的入聲消失後並入其他聲調的情況判斷出，疑母可能先於入聲韻尾脫落。因此擬定當時的讀音為\*uoʈ/uol。其次，他們認為西北方言和突厥諸語在指示代詞系統和人稱代詞系統方面存在著滲透和共形的關係。他們引用唐正大的結論，認為遠指代詞可以用來指稱第三人稱並且指示代詞用作第三人稱的頻率高於人稱代詞指稱第三人稱。並舉例認為西北方言中專表第三人稱的“人家”因為有積極評價的色彩，所以使用頻率低於無標記的“兀”。最後，他們認為民族間的接觸也是引起漢語對突厥語指示代詞吸收的原因，現在“兀”使用最集中的地區為山西、陝西以及甘肅東部這一地區，而歷史上這些地方的人們也與突厥有著很密切的接觸。<sup>23)</sup>

梁銀峰對張維佳、張洪豔的看法進行了補充，他提到原蘇聯學者巴斯卡科夫對於阿爾泰諸語研究中，由遠指代詞ol產生的兩個屬格，可以分別表示“這個的”和“那個的”的含義，這也就是解釋了為什麼“兀底”和“兀的”在宋元白話文獻中可以根據語境同時具有遠指和近指的意義。而“底”和“的”正好也對應了阿爾泰語語言中屬格附加成分-nyn，因此“底”和“的”確實有可以看做是結構助詞的理由。<sup>24)</sup>

對於“兀”的宋元時期的兩個擬音中的uol不免會產生疑問，因為古漢語的讀音裏面並不存在以[l]為韻尾的讀法。對於“兀”的擬定應該同時參考有以[l]為韻尾的其他語言來擬定。另外還有一點，古突厥語的遠指代詞ol僅表示主格單數，這一特點在漢語中句法中是否有所體現也是需要探討的問題。最後，探討現存的突厥語諸語中的語義層次上對ol的使用，也可能為證明ol是“兀”的來源提供一種

23) 張維佳、張洪豔，〈西北方言遠指代詞“兀”與突厥語族代詞ol〉，《漢藏語研究四十年》，2007，pp.621-623.

24) 梁銀峰，《漢語史指示詞的功能和語法化》，上海教育出版社，2018，pp.141.

思路。

#### 4. 韻尾-l域外對音及“兀”的對音流變

首先本文贊同張維佳、張洪豔（2007）的觀點，認為指示代詞“兀”來自於古突厥語的遠指代詞ol，但是對於正如上面所提到的，古代漢語中並不存在韻尾為舌音[l]的語音。將“兀”的發音擬定為uol是不太符合漢語語音規律的一種擬定方式。因此本文將參考包含韻尾[l]的其他語言的擬音方式來確定“兀”的音值，並且補充其未參考古代文獻中“兀”的對音翻譯之處。

##### 1) 朝鮮語韻尾-l的對音

“兀”在《廣韻》中為疑母、沒韻。在《中原音韻》中為影母、魚模韻。可以看出“兀”到元代為止，經歷了入聲消失和疑母的弱化。王力認為疑母在元代消失了，並且原疑母字並入喻母，而元代的喻母包括守溫字母的影喻兩母。比如說以影切疑的有，“義，應計切”；以喻切疑的有，“牙，移加切”；以疑切喻的有：“以，銀幾切”。<sup>25)</sup>同時王力也提到了，入聲字的消失並不是同一時期一下子完成的，而是有先後順序的。他認為認為-p，-t，-k在北方話裏消失的比較早，而首先消失的為收-p的入聲。在黃公紹所著的《古今韻會》（1292年）中-p並入-t，並且保留入聲部-t，-k。到了中原音韻（1324年）則完全消失了，當然中間可能經歷了收喉塞音的階段。由中原音韻王力得出結論，十四世紀以前的北京話裏面，-p，-t，-k已經消失了。<sup>26)</sup>由此可見，對於不同時期的“兀”其對應的音肯定是不同的。從時間上來看，“兀”作為指示代詞出現在宋金期間，對於韻尾的-t的擬定是比較正確的，但是對於韻尾-l也認為是一種存在方式

25) 王力，《漢語語音史》，商務印書館，2017，pp.358-359.

26) 王力，《語言學史稿》，中華書局，2004，pp.158.

的話也就是認可了域外語音可以吸收到漢語的情況。是否存在這種可能性，先看一下其他語言與漢語的對音情況。本文首先收集了北宋譯官孫穆出使高麗時，用漢字記錄了包含300多個朝鮮半島居民用語中的《雞林類事》（1103）中的以-l為韻尾的朝鮮語的漢語對音。見下表：

表1 《雞林類事》朝鮮語-l收音對照表<sup>27)</sup>

漢語	對音	現代韓語音	含韻尾-l的擬音
天	漢捺	하늘	nat
月	契	달	kʰiet
霜	率	이슬	ʃiuět
露	率	이슬	ʃiuět
二	途孛	둘	buət
十	噎	열	?et
火	孛	불	buət
石	突	돌	duət
水	沒	물	muət
被	泥不	이불	pīuət
鬥	抹	말	muət
刀子	割	칼	kat
弓	活	활	kuat

因為邊音-l做韻尾時其響度是明顯高於-p, -t, -k, 所以可以假設漢語在擬定-l為韻尾的域外音的時候可以選擇兩種方式，一種就是上表所採取的方式中古漢語由於並不存在與-l對音的韻尾，所以採用了以-t為韻尾的漢語字來對音。另一種是一個開音節音加一個輔音為l開頭的開音節音。也就是用兩個音節來對音朝鮮語。而《雞林類事》就是採用了第一種音譯方式。而隨著漢語裏入聲的消失這種音譯方式從開始由第一種方式過渡到第二種。比如成書於16世紀中葉的《朝鮮館譯語》，可以看到這個時期的-l韻尾是採用在《中原音韻》中為日母、支思韻的“二”來表示的。

27) 原始文獻參考王碩荃的《朝鮮語語彙考索--據〈雞林類事〉條目》。(王碩荃, 《朝鮮語語彙考索--據〈雞林類事〉條目》, 天津古籍出版社, 2006, pp.1-2.) 擬音參考了韻典網裏王力對於中古音的擬定結果。

表2 《朝鮮館譯語》朝鮮語-收音對照表<sup>28)</sup>

漢語	對音	現代韓語音
天	哈嫩二	하늘
月	得二	달
露	以沁	이슬
二	覩箇二	둘
十	耶二	열
石	朶二	돌
水	悶二	물
腳	把二	발

下一節通過對於“維吾爾”的名稱音譯的演變也可能證明，由於入聲韻的消失對音的趨勢從第一種轉向了第二種。

## 2) “維吾爾”中“兀”的對音

回鶻族最久遠的名稱可以追溯到存在於戰國秦漢時期的丁零，之後還有鐵勒。在魏晉南北朝時的名稱為名高車(敕勒)。到了南北朝和隋朝時期，又以韋紇、烏護、烏紇等名稱來命名。隋朝605年，仆骨、同羅、回紇、拔也古、覆羅等部落聯合起來反抗突厥人的統治，其聯盟名稱爲回紇。經過逐步的發展，其成爲了統治西北的回紇汗國，徹底取代了突厥。《新唐書·回鶻傳》中道“回紇，其先匈奴也。俗多乘高輪車，元魏時亦高車部，或爲敕勒，訛爲鐵勒。”

788年，合·骨咄祿·毗伽可汗遣使，奏請改回紇爲回鶻。“回鶻”也就成爲了一直延續到五代、宋遼金時期，漢文史書文獻中較爲通用的稱呼。在《新元史》有這樣的記錄：“史臣曰：‘唐之中葉，順紇改稱回鶻，唐末回鶻衰，西並高昌而居其地，又改稱畏兀兒。故畏兀兒地爲高昌人，爲回紇，或早高昌之遺種，則稱高昌人，回紇之舊部，則稱畏兀兒氏、回鶻氏雲。’”

回鶻的譯名最爲複雜的是在元朝時期，畏兀兒最爲常用，瑰古、畏午兒、委兀兒、畏吾兒、畏吾爾、畏吾而、侵吾、畏兀、畏兀爾、衛兀、外五、偉吾

28) 第伯符輯、火源潔譯，《華夷譯語·朝鮮館譯語》，珪庭出版社，1979.

爾、偉吾而、偉兀、偉兀爾、委吾、衛吾等名稱也可以見到。<sup>29)</sup>在《新元史》中道“畏兀兒地。本高昌地，唐置交河郡，又為回鶻所据，後自號畏兀兒。”又如顧炎武的《日知錄·吐蕃回紇》中也提到“吐蕃回紇大抵外國之音皆無正字，唐之吐蕃即今之土蕃是也，唐之回紇即今之回回是也。《唐書》回紇一名“回鶻”。

《元史》有“畏兀兒”部，畏即回，兀即鶻也，其曰回回者，亦回鶻之轉聲也。其曰畏吾兒者，又畏兀兒之轉聲也。”

回鶻於13世紀並入察合台汗國。隨著伊斯蘭教影響的深入，明朝將不信仰伊斯蘭的那部分仍稱回鶻，或者稱之為畏兀兒、畏吾兒。清朝初年，“威烏爾”和“烏衣古爾”也一度成爲其常用名。現將對“維吾爾”名稱變遷的過程整理如下表。

表3 “維吾爾”名稱流變表

時期	名稱
戰國秦漢	丁零、鐵勒
魏晉南北朝及隋	高車(敕勒)、韋紇、烏護、烏紇、回紇
唐宋遼金	回鶻
元	瑰古、畏午兒、委兀兒、畏吾兒、畏吾爾、畏吾而、侵吾、畏兀、畏兀爾、衛兀、外五、偉吾爾、偉吾而、偉兀、偉兀爾、委吾、衛吾
明	畏兀兒、畏吾兒
清	威烏爾、烏衣古爾

在上表可以將“維吾爾 (Uygur)”的名稱變化分爲兩個時期，首先是從戰國秦漢到宋遼金爲一個時間段，這個時期的譯名有兩個特點：一是都爲雙音節詞；二是雙音節的第二個字基本都是入聲字。比如：紇爲下沒切、鶻爲古忽切，所收韻尾均爲-t。而到了元以後，入聲字“兀”開始與“午”“吾”“五”“古”等混用，那麽對於Uygur中韻尾-r的補償措施則是採用了添加“兒”、“而”、“爾”來表示。這也說明了入聲的失落，使得入聲字的無法像之前那樣對譯以-r爲收音的外來語。而“兒”、“而”、“爾”的添加與否，也就是二音節和三音節的混合出現的情況也間接證明了王力所說入聲的在消失的階段裏很有可能經歷了收音爲喉塞音的

29) 包銘新，《中國北方古代少數民族服飾研究2·回鶻卷》，東華大學出版社，2013，pp.17-18.

過程。而到了明清時期，對於Uygur的對譯已經全部轉換成了三音節，這也說明了由於“兀”的入聲的完全失落，與開音節“吾”“烏”“古”可以完好對應，而韻尾-r也就有“兒”和“爾”來表示了。

無論是對朝鮮語中的含有-l韻尾的對譯情況的探討，還是對於“維吾爾”涉及到的-r韻尾的變化分析。都說明了漢族人在對於作為收音的邊音從聽覺上是可以感知到的，不然也就不會出現到了元代“兀”之後“兒”、“而”、“爾”加與不加的混亂狀態。但是作為指示代詞的“兀”從來沒有出現後面添加“兒”、“而”、“爾”，構成“兀兒”、“兀而”、“兀爾”來表指示的情況。對於這種情況可以解釋為首先“兀”作指示代詞的時期完成與入聲還存在的宋金時期，其次就是漢語使用人群發不了-l收音而將其異化為便於發音的-t收音甚至將其-t收音省略不發，這也就形成了後來北方方言“兀”變為開音節的開始。至於會出現-t省略不發的情況，除了漢語自身入聲消失的原因外，古突厥語內部也在發生著-l省略的情況。具體問題將在下一節進行詳述。

## 5. 突厥語ol的歷史演進和諸語現狀

### 1) 維吾爾語ol的歷史進程

首先最直接的關於古突厥語中ol中-l的消失可以從維吾爾語的發展過程中略得窺見。古代突厥語維吾爾語時期（7c-9c中葉）中，指示代詞ol可以同時表示遠指意義和表示第三人稱代詞，這一點也在某種意義上證實了巴斯卡柯夫“指示代詞和人稱代詞同出一源”的結論。並且指示代詞先出現於人稱代詞。中古維吾爾語時期（9c中葉-15c）：ol表遠指。這一時期維吾爾語可以通過在ol後面加lar，表現複數意義，即ol+lar>olar。近代維吾爾語時期（15c-20c30年代）：ol（那）仍在使用的。現代維吾爾語（20c30年代至今）突厥語中的指示代詞主要是bu（這），u（那），su（就是那個），其餘的都是通過分析方式派生出來的。

將上述內容整理成表格為如下。<sup>30)</sup>從表中可以看出作為古突厥語一只的維吾爾語經歷了-l脫落的過程，而脫落的結果則和許多觀衆方言無韻尾的“兀”的發音情況相吻合。

表4 指示代詞'ol'變遷過程表

時期	遠指代詞單數
古代突厥語維吾爾語時期	ol
中古維吾爾語時期	ol
近代維吾爾語時期	ol
現代文學語言	u

## 2) 其他突厥語諸語與“兀”的關係

若只分析古突厥語中的一只維吾爾語的變化情況，其實很難得出比較客觀全面的結果，所以其他突厥語支的語言也被納入研究範圍，並且鑒於突厥語中的指示代詞發展成爲人稱單詞使用的情況，下面也將涉及到突厥語中人稱代詞的使用。力提甫·托乎提主指出在阿爾泰語言中最古老的指示代詞爲\*e(這，這個)和\*te(那，那個)。而現代的很多語言還在保留著這些代詞。但是在多數突厥語言中，較新的指示代詞bu(這)、u~ol(那)將其取而代之。<sup>31)</sup>ol作單數第三人稱代詞的同時也兼作指示代詞，其複數形式爲olar。ol爲主格的格位，其他的格位一般以一般以an-爲基礎。<sup>32)</sup>下面將分析突厥語諸語第三人稱指示，參照下表。

30) 菲達、王新建，〈維吾爾語指示代詞歷史演變〉，《新疆大學學報》，2006年第34期，pp.145-147.

31) 力提甫·托乎提主，《阿爾泰語言學導論》，山西教育出版社，2004，pp.459.

32) 比如：ol的向格形式爲anga。(阿不裏克木·亞森，《吐魯番回鶻文世俗文書語言結構研究》，新疆大學出版社，2001，pp.106.)

表5 突厥語諸語第三人稱單數指示詞<sup>33)</sup>

諸突厥語	第三人稱單數指示代詞
古突厥語	ol~a(n)~i(n)
阿塞拜疆語	o [ɔ]
土庫曼語	ол [ol]
土耳其語	o [ɔ]
楚瓦什語	вӑл [val]
韃靼語	вӑл [val]
巴什基爾語	ул [ul]
阿爾泰語	ол [ol]
哈卡斯語	ол [ol]
土瓦語	ол [ol]
雅庫特語	кһини [kini]
庫慕克語	o [ɔ]
諾蓋語	ол [ol]
哈薩克語	ол [ol]
卡拉卡帕克語	ол [ol]
吉爾吉斯語	ал [a]
烏孜別克語	у [u]
維吾爾語	u
裕固語	kol
撒拉語	vu~u

哈斯巴特爾可以將上述突厥語諸的第三人稱指代詞分為五類：(1)o、u、y；(2)al、ol(ол)、ул；(3)вӑл；(4)vu；(5)kol、кһини。其中將上面五組可以分為3類，(1)(2)為一類是來自於遠指代詞ol；(3)(4)為一類來自於近指代詞bu；第五組(5)的來源明顯和其他四組不同，這裏省略不述。

首先哈斯巴特爾提出古突厥語中較為古老的代詞形式為a(n)~i(n)，而o、u、y則是鼻音脫落後的結果。其次第(2)組比第一組多了一個-l，而這個-l被認為來源於表達處位意義的-l(-1a~-le)詞綴的元音脫落形式。但是-l是不能直接加在

33) 表格的內容整理自哈斯巴特爾的《阿爾泰語系語言文化比較研究》(哈斯巴特爾,《阿爾泰語系語言文化比較研究》,民族出版社,2006,pp.166.),其中使用到的俄語字母為了方便閱讀採用鬱潔編的《俄語語音學概論》中的國際音標進行標音。(鬱潔編,《俄語語音學概論》,時代出版社,1955.)

o、u、y後面的，而是加在a(n)~i(n)之後，也就是\*on+l(a)、\*un+l(e)、\*yn+l(e)。爲了避免-n和(e)的發音沖突，-n脫落變成了al、ol(oл)、yл。

第二類的Baл相較於al、ol(oл)、yл，它保留了詞首輔音B。vu中的-l脫落，其次詞首輔音經歷了由v到B的變化過程。而這個v-(B-)輔音是指示代詞bu的b(>v~B)的保留形式。<sup>34)</sup>

而之所以要把第三人稱代詞拿來幫助解釋突厥語的指示代詞，第一是基於兩者密切的關係，第二則是爲(3)(4)“兀”的來源提供了來源的假想。因爲對於“兀的”<sup>35)</sup>的指代一直都有三種爭議，近指、遠指和中指。其中辭書類字典很多都將“兀的”析爲近指代詞“這”，而許多學者根據現在的關中方言的“兀”的遠指用法，認爲“兀的”表示遠指“那”，還有一部分學者認爲“兀的”單用時既可以表近指也可以表示遠指。<sup>36)</sup>比如下面“這的般愁，兀的般悶”處，有人認爲“兀”可以表示“這”也有人認爲“兀”可以表“那”。

兀的般標格精神，管相思人去也媽媽！（《董解元西廂記》卷一）  
比似他時，再逢見也，這的般愁，兀的般悶，終做話兒說。（《董解元西廂記》卷六）

而第二類中的(3)(4)組也許可以對“兀的”這種意義爭議作一個解釋。用近指代詞來指代心理空間或者物理空間相對較遠的人，這可能是一個比較特殊的情況。在古突厥語來源說中也討論過由遠指代詞ol產生的兩個屬格，可以分別表示“這個的”和“那個的”的含義。其次，現代關中地區的方言的“兀”的發音都保留了“v”的發音，也就是說可以假設突厥語的近指代詞的B的輔音開頭，在向關中傳入的過程中發生了向v再向u的音變。基於以上兩點，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解釋，“兀底”和“兀的”在宋元白話文獻中可以根據語境同時具有遠指和近指意義原因。

34) 哈斯巴特爾，《阿爾泰語系語言文化比較研究》，民族出版社，2006，pp.166-168.

35) 這裏之所以寫作“兀底”而不寫作“兀”第一是因爲如第一章所述，“兀”通常以四種較爲緊密的結合體形式出現；第二則是漢語自身的限制，即指示代詞只有指別的功能沒有像人稱代詞一樣替代的功能。所以無法像一般名詞一樣用於各種句型和句法位置。

36) 梁銀峰，《漢語史指示詞的功能和語法化》，上海教育出版社，2018，pp.126.

## 6. “兀”的句法限制和ol的關係

如上所述ol在古突厥語中作指示代詞是有兩個句法要求，第一是只能用於主格，第二是只能用於單數。作為突厥語的一個分支的哈薩克語甚至有更細致的要求，比如ol可用來指代未在上文中提到過的雙方共同目睹的遠處的人或事物；頭次指代眼前的事物時，遠處的因不能用ol（遠指）/bul（近指），只好用anaw/ana來代替等。<sup>37)</sup>但是對於語義的殘留判斷並不容易，本文吸收石毓智對於語言類型學的觀點，因此認為即使兀被作為遠指代詞吸收進漢語中也必然要遵循漢語的語法規則，但是在遵循規則的同時也會出原來的句法限制的殘留。

首先對於第一種限制，即ol只能用於主格，但是漢語“兀”系列並不是，對此許多學者做過研究，這裏僅舉一些例子說明。

客人每，兀的有二兩鈔的酒。（《原本老乞大》）

這五十錠做一束，兀的是九束。（《原本老乞大》）

那知俺母子每在漢江中受盡苦楚。說兀的做甚。（《元曲選·楚昭公》第四折）

可以看出在上面的例句中，兀的即有做主語的情況也有做賓語的情況。所以對於ol在突厥語中的句法限制的第一條在漢語中並沒有實現。而對於第二條“兀的”是否可以用在指代複數名詞時，通過觀察上面的第二個例句。發現其實“兀的”後面的數字為“九”為複數，似乎第二條也不符合ol的句法限制。這似乎與“兀”是吸收突厥語ol的結論相矛盾。對於此的解釋，首先可以解釋為當外來語的指示代詞“兀”進入漢語語言中，必然會受到漢語語法的限制。與“兀”處在並行使用的時期的“這”和“那”就是不分單複數的。呂叔湘認為“這和那只是指稱，被指稱的事物是一個還是多個是不管的。”並且他還認為“這”或“那”和名詞或量詞之間可以加數字。<sup>38)</sup>石毓智更進一步，他認為指示代詞同人稱代詞一樣，最典型的語

37) 洪勇明，《回紇汗國古突厥文碑銘考釋》，世界圖書出版公司，2012，pp.163.

38) 呂叔湘，《近代漢語指代詞》，商務印書館，2017，pp.245.

義特征是“有定性”，人稱代詞的作用在於“替代”，而指示代詞的功能在於“指別”，這種有定性決定了漢語語法環境中的指示代詞不能脫離中心語而成立，即指示代詞不能單獨承擔替代作用。<sup>39)</sup>這也就解釋了為什麼指示代詞後面常常連接需要連接名詞性質詞的原因。第三，“兀”作為指示代詞時基本不以單個的形式使用，經常以“兀誰”、“兀的”、“兀那”等雙音節的形式出現。這也說明了“兀”的用法難免會受到其他詞的幹擾，比如“兀那”的用法很大程度上就會受“那”的影響。

那麼對於“兀”用於指代單數名詞用正向的辦法無法判定，那麼嘗試用反向的方法來判定。也就是如果指示代詞“這”和“那”後面可以連接“些”變成指示代詞的複數形式的話，而“兀”無法變成“兀些”的話，也就證明了“兀”確實受到了一部分來自突厥語ol只做單數的句法限制。

唐朝之後指示代詞發展出了複數標記“些”，而現代漢語的指示代詞“這”和“那”是唐代開始使用的。下面兩句中的“這些”和“那些”的用例都出自宋代。

這些眾人都攬掇道：“好對夫妻！”（宋話本《錯斬崔寧》）  
待雪天，月夜我還來，醉瀟灑清幽，那些兒屋。（《洞仙歌·次韻斯遠所賦清溪一曲》）

在宋代還存在一個廣泛使用的中指的代詞“恁么”，後來常被“恁”、“恁地”、“恁的”等替代。其中“恁”被看做“恁么”的省略形式。<sup>40)</sup>“恁”一般用於指示，而“恁么、恁樣、恁般”則也可以用於稱代樣態。<sup>41)</sup>比如：

39) 在宋代之前，指示代詞若想實現替代事物的功能，其需要和中心名詞短語搭配才能使用。這是由於其固有的有定性的語義特征，要求通過中心名詞顯示它代表事物的數量。其中單數用零標記，如“之子於歸，遠送於野”（《詩經·邶風·燕燕》）；複數則用具體的數字指出，如“之二蟲又何知？”（《莊子·逍遙遊》）。量詞進入成熟階段時，此時就有了固定的範疇來表達事物的數量。這時時的指示代詞可以和量詞結合，中心語可有可無。由於量詞自身可以表現有關事物的數量特征，也就滿足了指示代詞的有定性對數量表達的要求。（石毓智，《漢語研究的類型學視野》，江西教育出版社，2004，pp.200-201, 204.）

40) 馮田春，《近代漢語語法研究》，山東教育出版社，2000，pp.140-143.

41) 魏紅，《明清山東方言特殊語法詞研究》，山東省社會科學規劃研究項目文叢，2012.

待宴賞重陽，恁時盡把芳心吐。（劉永《受恩深》）  
恁小丫頭，原來這等賊頭鼠腦的，到就不是個哈咳的。（《金瓶梅》44回）

中指代詞“恁”後面也可以連接“些”構成“恁些”表複數。比如明代小說《綠牡丹》中的“我與你素日無仇，今日無冤，此地恁些人家，偏來問我。”但是經過本人查找，並沒有發現“兀”與“些”連用的例子，所以這就是從反面證明了“兀”確實來自於突厥語的ol的可能性很大。

## 7. 結論

本文著眼於宋元話本中廣泛存在的指示代詞“兀”。對於“兀”的起源的見解進行了整理，將其分爲了兩大類。第一類是漢語語源說，其中包括“阿堵”說、“個”字說以及“兀”自身虛化說，第二類爲外來語來源說，有蒙古語源來說和古突厥語來源說，並對各種說法做了一定的評述。而本文贊同古突厥語源說，並對其論證進行了一定的修改和延伸。首先對於“兀”在宋金時代兩種擬音中的一種uol提出質疑，並對含有收音-l的古代朝鮮語對音資料和“維吾爾”名稱變化過程中涉及“兀”的對音方法進行探討，認爲不存在宋金時期uol這種擬定方式。其次，通過探討突厥語遠指代詞ol的發展過程和現存突厥語遠指代詞的使用情況，認爲“兀”在現代中原地區發音中失去收音的現象可能不僅僅來自於漢語本身的變化，也可能受到了突厥語自身變化的影響。最後，通過對ol在突厥語中的句法限制可能影響到漢語出發，認爲與“兀”混雜使用的時期的其餘指示代詞可以與“些”連接，而只有“兀”無法連接。從而反向驗證了“兀”來自於突厥語的可能性。

## 參考文獻

### 書籍

- 阿不裏克木·亞森, 『吐魯番回鶻文世俗文書語言結構研究』, 新疆大學出版社, 2001.
- 包銘新, 『中國北方古代少數民族服飾研究2·回鶻卷』, 東華大學出版社, 2013.
- 第伯符輯、火源潔譯, 『華夷譯語·朝鮮館譯語』, 珪庭出版社, 1979.
- 方齡貴, 『古典戲曲外來語考釋詞典』, 漢語大辭典出版社, 雲南大學出版社, 2001.
- 馮田春, 『近代漢語語法研究』, 山東教育出版社, 2000.
- 哈斯巴特爾, 『阿爾泰語系語言文化比較研究』, 民族出版社, 2006.
- 洪勇明, 『回紇汗國古突厥文碑銘考釋』, 世界圖書出版公司, 2012.
- 力提甫·托乎提主, 『阿爾泰語言學導論』, 山西教育出版社, 2004.
- 梁銀峰, 『漢語史指示詞的功能和語法化』, 上海教育出版社, 2018.
- 呂叔湘, 『近代漢語指代詞』, 商務印書館, 2017.
- 馬永卿, 『懶真子·卷三』, 中華書局, 1985.
- 石毓智, 『漢語研究的類型學視野』, 江西教育出版社, 2004.
- 唐韻, 『《元曲選》語法問題研究』, 四川文藝出版社, 2002.
- 王力, 『漢語語音史』, 商務印書館, 2017.
- 王力, 『語言學史稿』, 中華書局, 2004.
- 王碩荃, 『朝鮮語語彙考索—據〈雞林類事〉條目』, 天津古籍出版社, 2006.
- 魏紅, 『明清山東方言特殊語法詞研究』, 山東省社會科學規劃研究項目文叢, 2012.
- 鬱潔編, 『俄語語音學概論』, 時代出版社, 1955.
- 張惠英, 『漢語方言指示詞』, 語文出版社, 2001.

期刊論文

- 菲達·王新建，「維吾爾語指示代詞曆史演變」，『新疆大學學報』，第34期，2006.
- 賈晞儒，「元雜劇中的蒙古語詞」，『青海民族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第4期，1982年.
- 汪化雲，「方言遠指代詞“乜、兀”的詞源」，『漢字文化』，2007.
- 席永傑，「關於“兀的……也么哥”」，『語文學習』，1994.
- 楊天戈，「說“兀”」，『中國語文』，第五期，1980.
- 張維佳·張洪燕，「西北方言遠指代詞“兀”與突厥語族代詞ol」，『漢藏語研究四十年』，2007.
- 周大璞，「釋阿堵」，『河北師院學報』，第三期，1987.

## Abstract

### On the Origin of Demonstrative Pronoun "Wu"

Jia Hao

This study focus on a demonstrative pronoun "Wu" which can found in story books and opera materials of Song and Yuan Dynasties. The study of "Wu" began in Song Dynasty. There are different opinions on the origin of "Wu". The purpose of this paper is to sort out and comment on the research on the origin of "Wu" so far, and then agree with the viewpoint that "Wu" comes from the ancient Turkic pronoun Ol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pronunciation. At the same time, this paper not only confines the phonetic data to the modern dialect, but also discusses the pronunciation of "Wu" and the reliability of its source by analyzing the development of Ol, the far referential pronoun of Korean and Turkic in Chinese translation. In addition, this paper also introduces the syntactic restriction of Ol, a far referential pronoun of Turkic language, into the process of proof for the first time, so as to further prove the reliability of the source theory of ancient Turkic language.

**Key words** : Chinese pronoun "Wu", Turkic pronoun Ol, Pronunciation of "Wu", Syntactic restriction of "Wu", Origin of "Wu"

투 고 일 : 2020. 4. 10. / 심 사 일 : 2020. 4. 15. ~ 2020. 5. 15. / 게재확정일 : 2020. 5. 20.